

《洄溪医案》《寓意草》《诊余集》

前 言

近贤章太炎曰：“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梁任公曰：“治学重在真凭实据”。

对于医案来说，其重要性在于把理论、学说、方药熔成一体，是高深的理论与具体临床相结合的一座桥梁，集中地体现了中医治病的传统特色。因此，它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重要环节之一。

中医临床家常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为了让每一位初学中医者能够很快迈进中医之门，为了给初学中医者模拟更好的临床实践机会以及培养良好的临证思维，我们特意选取了由浅入深、由简至繁最适合快意阅读的三位名医的医案，即《洄溪医案》、《寓意草》和《诊余集》。读者随手翻阅，细细品味，能够轻松、快捷地走进中医的神圣殿堂。

《洄溪医案》是徐灵胎死后 80 余年，由王士雄（王孟英）根据抄本，予以编次，加按语而刊行。全书为徐灵胎临证医案，收载内科杂病、时病、妇人病、小儿病、外科病案 91 则。案中辨证分析十分深透，治法灵活多变，随证而施，并有不少徐氏的经验之谈。《清史稿》论此书：“剖析虚实寒温，发明治疗之法，归于平实。”王孟英谓：“方药不甚详，然其穿穴膏肓，神



施鬼设之伎，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该医案由于纪实，语言通畅，不止可作登堂之阶，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寓意草》作者是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喻嘉言，全书收载以内科疾病为主的疑难治案 90 余则。医案属追忆式，对病因、病情记述较为详细，辨证治疗，剖析明晰，并层层设问，阐明医案中的关键和疑难之处。《四库全书提要》谓：“较各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者亦极有发明，足资开悟焉。”书前有医论二篇，一为先议病后用药，一为议病式，后者是一份比较完整的病历格式。

《诊余集》系孟河医派名医余景和所著，刊于民国七年，本书所载以内科为主，多为手录历年治愈诸大症，兼及平时搜集师友间治案，文笔酣畅，夹叙夹议，深入浅出，通俗实用，实际上本书是包含了医话内容的著作。余氏提倡对病家负责，治病要死中求生，提出了“治病以识症为第一”的观点，反复阐述用药要恰到好处。余氏治法全面通权达变，不但精于常规治疗，对一些奇特治疗手段亦能应用自如。如催吐法、嗅鼻法等，常可得起死回生，化险为夷的效果。

这次点校，我们以 1959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通行本《洄溪医案》、1958 年上海出版社通行本《寓意草》、1963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通行本《诊余集》为底本，重加句读标点，订正了通行本中的个别讹误。限于水平，也许还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竭诚希望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鲍艳华、花宝金

2007 年 10 月 30 日



目 录

《洄溪医案》

中风	(2)
恶风	(4)
周痹	(5)
痒	(5)
伤寒	(6)
别足伤寒	(6)
外感停食	(7)
时证	(7)
游魂	(8)
失魂	(9)
瘧病	(10)
瘟疫	(11)
暑	(12)
暑邪热呃	(15)
疟	(15)
痢	(16)
疟痢	(17)
畏寒	(17)
偃风	(18)
痰	(18)
痰喘	(20)



痰喘亡阴	(21)
伏瘕	(22)
翻胃	(23)
呃	(24)
瘕	(25)
水肿	(25)
消	(25)
虫痛	(26)
怔忡	(26)
亢阳	(27)
吐血	(27)
瘀留经络	(29)
肠红	(30)
血痢	(31)
崩	(31)
瘀血冲厥	(32)
胎中毒火	(32)
子利	(32)
试胎	(33)
产后风热	(33)
产后血暈	(34)
产后肠痈	(35)
恶痘	(35)
流注	(36)
肠痈	(37)
腿痈	(38)
臂疽	(39)
项疽	(39)



对口	(40)
发背	(41)
对心发	(42)
肺癰	(42)
乳疔	(43)
下疳	(44)
筋瘤	(44)
附：刻许辛木农部札	(46)

《寓意草》

卷一

先议病后用药	(48)
与门人定义病式	(49)
论金道宾真阳上脱之症	(50)
金道宾后案	(51)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验并详海门人	(53)
附沙宅小儿治验	(57)
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海门人	(57)
治金鉴伤寒死症奇验	(59)
辨徐国祯伤寒疑难急症治验	(60)
治钱仲昭伤寒发斑危症奇验	(60)
治伤寒坏症两腰倭废奇验	(61)
辨黄起潜黄曙修时气伤寒治各不同	(62)
辨王玉原伤寒后余热并永定善后要法	(63)
答门人问蒋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64)
论内伤转疟宜防虚脱并治验	(65)
推原陆中尊疟患病机及善后法	(66)
力争截疟成胀临危救安奇验	(68)



卷二

- 详述陆平叔伤寒危证治验并释门人之疑…………… (70)
- 面议何茂倩令媛病单腹胀脾虚将绝之候…………… (72)
- 辨痢疾种种受症不同随症治验…………… (73)
- 面议少司马李萍槎先生误治宜用急疗之法…………… (76)
- 面议陈彦质临危之症有五可治…………… (79)
- 论黄湛侯吐血暴症治验…………… (80)
- 论闻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 (81)
- 为顾枚先议失血症治并论病机…………… (82)
- 面论顾季掖乃室奇症治之奇验…………… (84)
- 面论姜宜人奇症与交肠不同治法迥异…………… (86)
- 治陆令仪尊堂肺痈奇验…………… (87)
- 议郭台尹将成血蛊之病…………… (88)
- 答门人问州守钱希声先生吐血治法…………… (89)
- 治李思萱乃室膈气危症治验附叶氏妇治验…………… (91)
- 辨黄思旭乃室膈气危症用缓治法果验…………… (92)
- 面议倪庆云危症再生治验…………… (93)
- 论吴圣符单腹胀治法附论善后之法…………… (95)
- 论吴叔宝无病而得死脉…………… (98)

卷三

- 面论大司马王姑翁公祖耳鸣用方大意…………… (100)
- 直叙王姑翁公祖病中垂危复安始末…………… (102)
- 直推王姑翁公祖病后再误貽患…………… (103)
- 直叙立刻救苏刘筠枝不终其用之故…………… (105)
- 论徐岳生将成痿痹之症…………… (106)
- 论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107)
- 论钱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热药再误…………… (108)
- 论浦君艺喘病症治之法…………… (110)



论吴吉长乃室及王氏妇误药之治验	(112)
论鼎翁公祖顾养天和宜用之药	(113)
论张受先先生漏症善后之宜	(114)
详胡太封翁痲症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	(115)
详辨谏议胡老先生痰饮小恙并答明问	(118)
卷四	
论顾鸣仲痞块痲疾根源及治法	(123)
袁聚东痞块危症治验	(124)
论杨季衡风度之症并答门人四问	(125)
治叶茂卿小男奇症效验并详海门人	(129)
议沈若菴乃郎肠痲危症并治验	(130)
辨治杨季登两女奇症奇验	(131)
直叙顾谔明二郎三郎布痘为宵小所误	(133)
论刘筠枝长郎失血之症	(134)
论钱小鲁嗜酒积热之症治法	(135)
面论李继江痰病奇症	(137)
吴添官乃母厥痲疾及自病真火脱出治验	(138)
论体盛绝孕治法	(139)
华太夫人饵术方论	(140)
陆子坚调摄方论	(141)
与黄我兼世兄书	(142)
辨黄鸿轩臂生痲疔之证并治验	(143)
论士大夫喜服种子壮阳热药之误	(145)
论治伤寒药中宜用人参之法以解世俗之感	(147)
详论赵三公郎令室伤寒危症始末并传海门人	(149)
《诊余集》	
关格	(155)



关格兼痿	(156)
痿	(157)
虚胀	(159)
肿胀	(162)
湿温	(163)
呃逆	(164)
暑风痉厥	(165)
暑温	(165)
暑犯厥阴	(167)
战汗	(168)
冬温咳痰	(168)
湿痹	(169)
久病人络	(170)
戴阳	(171)
脱症	(172)
阴阳并脱	(173)
上下并脱	(173)
虚斑亡阳	(174)
阴斑泻血	(176)
阴斑热陷	(179)
腹痛肝厥	(181)
症犯厥阴	(181)
厥阴伤寒	(182)
痉厥	(182)
食厥	(183)
气厥	(184)
肝阳吐血	(184)
胆汁不清	(185)



热极似寒	(186)
热深厥深	(186)
呕泻虚痞	(188)
结胸	(189)
黄疸	(190)
脾泄	(191)
湿聚便血	(191)
便血伤脾	(192)
不食不便	(192)
大便秘结	(194)
小便癃秘	(194)
遗精	(195)
男子阴吹	(195)
龙阳毒	(196)
脱肛奇治	(197)
温补成消	(198)
食参目盲	(198)
药积	(199)
阳虚目疾	(200)
孩食碎磁	(200)
膈内生虫	(201)
桃叶吐痰	(201)
尸厥	(202)
祟病	(202)
游魂	(203)
子痫	(203)
胞阻	(204)
胞压膀胱	(204)



胎前吐泻	(205)
滑胎	(206)
产后咳痢	(206)
产后中暑	(207)
产后气脱	(208)
产后血脱	(208)
产后血晕	(209)
产后谵难	(209)
血分	(210)
黄带	(211)
阴痒	(211)
小儿初生撮口	(212)
骨槽风	(212)
瘰疬	(213)
时毒	(215)
齿衄	(216)
舌疮	(216)
咽喉	(218)
发背	(220)
流痰	(221)
肋痈	(221)
肺痿	(222)
肺痈	(223)
胃痈	(225)
肝痈	(227)
肠痈	(228)
肾俞发	(229)
悬痈	(230)



痔漏	(231)
前阴	(231)
截臂	(232)
额上生虫	(233)
菖蒲根洗痔	(233)



真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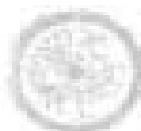
洄溪医案

清·徐大椿（徐灵胎）



卷之二

一



中 风

蕤门金姓，早立门首，卒遇恶风，口眼喎邪，嚙不能言。医用人参、桂、附诸品，此近日时医治风证不挑之方也。趣余视之，其形如尸，面赤气粗，目瞳脉大，处以祛风消痰清火之剂。其家许以重货，留数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货取也。固请，余曰：与其误药以死，莫若服此三剂，醒而能食，不服药可也。后月余，至余家拜谢。问之，果服三剂而起，竟不敢服他药。惟腿膝未健，手臂犹麻，为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内经》所谓虚邪贼风也，以辛热刚燥治之，固非，以补阴滋腻治之亦谬，治以辛凉，佐以甘温，《内经》有明训也。

运使王公叙揆，自长芦罢官归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谓公体本丰腴，又善饮啖，痰流经脉，宜搏节为妙。一日忽昏厥遗尿，口嚙手拳，痰声如锯，皆属危证。医者进参、附、熟地等药，煎成不服。余诊其脉，洪大有力，面赤气粗，此乃痰火充实，诸窍皆闭，服参附立毙矣。以小续命汤去桂附，加生军一钱，为末，假称他药纳之，恐旁人之疑骇也。戚党莫不哗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药。三剂而有声，五剂而能言，然后以消痰养血之药调之，一月后步履如初。

张由巷刘松岑，素好饮，后结酒友数人，终年聚饮，余戒之不止。时年才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银手振，秤坠而身亦仆地，口嚙不知人，急扶归。岁朝，遣人邀余，与以至宝丹数粒，嘱其勿服他药，恐医者知其酒客，又新纳宠，必用温补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药，诊其脉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强流涎，乃湿痰注经传腑之证。余用豁痰驱湿之品调之，月余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旧，言语始终艰涩。初无子，病愈后，连举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岁而卒。谁谓中风之人，不能永年耶？



凡病在经络筋骨，此为形体之病，能延岁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过用重剂，必至伤生。富贵之人闻此等说，不但不信，且触其怒，于是谄谀之人，群进温补，无不死者，终无一人悔悟也。

西门外汪姓，新正出门，遇友于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闭，四肢瘫痪，昇归不省人事。医亦用人参、熟地等药。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为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谓虚邪贼风也，以小续命汤加减。医者骇，谓壮年得此，必大虚之证，岂可用猛剂？其母排众议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挽余衣，两足踏地，欲作叩头势。余曰：欲谢余乎？亟点首，余止之。复作垂涕感恩状，余慰之，且谓其母曰：风毒深入，舌本坚硬，病虽愈，言语不能骤出，毋惊恐而误投温补也。果月余而后能言，百日乃痊。

东山席以万，年六十余，患风痹，时医总投温补，幸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参、附，病尚未剧。余诊之，脉洪而气旺，此元气强实之体，而痰火充盛耳。清火消痰以治标，养血顺气以治本。然经络之痰，无全愈之理，于寿命无伤，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随时增损，调养数载，年七十余始卒。此所谓人实证实，养正驱邪，以调和之，自可永年。重药伤正，速之死耳。

叔子静素无疾，一日，余集亲友小酌，叔亦在座，吃饭至第二碗仅半，头忽垂，箸亦落。同座问曰：醉耶？不应。又问：骨哽耶？亦不应。细视之，目闭而口流涎，群起扶之别座，则颈已歪，脉已绝，痰声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宝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咽下。少顷开目，问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归。扶之坐舆内以归，处以驱风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软弱无力耳。以后亦不复发。此总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气厥。病因不同，如药不预备，则一时气不能纳，经络闭塞，周时而死。如更以参、附等药助火助痰，





则无一生者。及其死也，则以为病本不治，非温补之误，举世皆然也。

雄按：《资生经》云：有人忽觉心腹中热之甚，或曰：此中风之候，与治风药而风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间忽患热甚，乃以水洒地，设簟卧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风而卒。人但咎其卧水簟而用扇也。暨见一澧阳老妇，见证与太守同，因服小续命汤而愈。合而观之，乃知中风由心腹中多大热而作也。徐氏之论，正与此合。《易》曰：风自火出。谚云：热极生风。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参、附等药者，乃脱证治法，不可误施于闭证也。

恶 风

湖州副总戎穆公廷弼，气体极壮，忽患牙紧不开，不能饮食，绝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晋接如常，惟呼饥耳。余启视其齿，上下止开一细缝，抚其两颊，皮坚如革，细审病情，莫解其故。因问曰：此为恶风所吹，公曾受恶风否？曰：无之。既而恍然曰：诚哉！二十年前曾随围口外，卧帐房中，夜半怪风大作，帐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热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岂至今复发乎？余曰：然。乃戏曰：凡治皮之工，皮坚则消之，我今欲用药消公之颊皮也。乃以蜈蚣头、蝎子尾及朴硝、硼砂、冰、麝等药擦其内，又以大黄、牙皂、川乌、桂心等药涂其外，如有痰涎，则吐出。明晨余卧未起，公启户曰：真神仙也，早已食粥数碗矣。遂进以驱风养血膏而愈。盖邪之中人，深则伏于脏腑骨髓之中，精气旺，则不发。至血气既衰，或有所感触，虽数十年之久，亦有复发者。不论内外之证，尽然，亦所当知也。

雄按：皮肤顽痹，非外治不为功。此因其坚如革，故多用





毒烈之品也。凡患此症者，宜早服之，庶免延及。此药性温，能助阳气，散寒邪，凡患此症者，宜早服之，庶免延及。

周 痹

乌程王姓，患周痹证，遍身疼痛，四肢瘫痪，日夕叫号，饮食大减，自问必死，欲就余一决。家人垂泪送至舟中，余视之曰：此历节也。病在筋节，非煎丸所能愈，须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拓之、蒸之、薰之，旬日而疼痛稍减，手足可动，乃遣归，月余而病愈。大凡营卫脏腑之病，服药可至病所，经络筋节，俱属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轻，则不能攻邪，太重则恐伤其正，必用气厚力重之药，敷、拓、薰、蒸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之所以独重针灸之法，医者不知，先服风药不验，即用温补，使邪气久留，即不死亦为废人，在在皆然，岂不冤哉。

雄按：风药耗营液，温补实隧络，皆能助邪益痛。若轻淡清通之剂，正宜频服，不可徒恃外治也。

痺

新郭沈又高，续娶少艾，未免不节。忽患气喘厥逆，语涩神昏，手足不举。医者以中风法治之，病益甚。余诊之曰：此《内经》所谓痺证也。少阴虚而精气不续，与大概偏中风、中风、痰厥、风厥等病，绝不相类。刘河间所立地黄饮子，正为此而设，何医者反忌之耶？一剂而喘逆定，神气清，声音出，四肢展动。三剂而病除八九，调以养精益气之品而愈。余所见类中而宜温补者，止此一人，识之以见余并非禁用补药，但必对证乃可能治耳。

雄按：古云真中属实，类中多虚，其实不然。若其人素禀





涠溪医案 清·徐大椿

阳盛，过啖肥甘，积热酿痰，壅塞隧络，多患类中。治宜化痰清热，流利机关，自始至终，忌投补滞。徐氏谓宜于温补者不多见，洵阅历之言也。

伤寒

苏州柴行倪姓，伤寒失下，昏不知人，气喘舌焦，已办后事矣。余时欲往扬州，泊舟桐泾桥河内，适当其门，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气汤证也，不必加减，书方与之。戒之曰：一剂不下则更服，下即止。遂至扬。月余而返，其人已强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与病及证俱对者，不必加减；若病同而证稍有异，则随证加减，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当者，反下之，遂成结胸，以致闻者遂以下为戒。颠倒若此，总由不肯以仲景《伤寒论》潜心体认耳。

别足伤寒

嘉善黄姓，外感而兼郁热，乱投药石，继用补剂，邪留经络，无从而出，下注于足，两胫红肿大痛，气逆冲心，呼号不寐。余曰：此所谓别足伤寒也，足将落矣。急用外治之法，熏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内消其痰火，并化其毒涎，从大便出，而以辛凉之煎剂，托其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风寒留于经络，无从发泄，往往变为痲肿。上为发颐，中为肺痲、肝痲、痞积，下为肠痲、便毒，外则散为斑疹疮疡，留于关节则为痲痹拘挛，注于足胫则为别足矣。此等证，俱载于《内经》诸书，自内外科各分一门，此等证遂无人知之矣。

